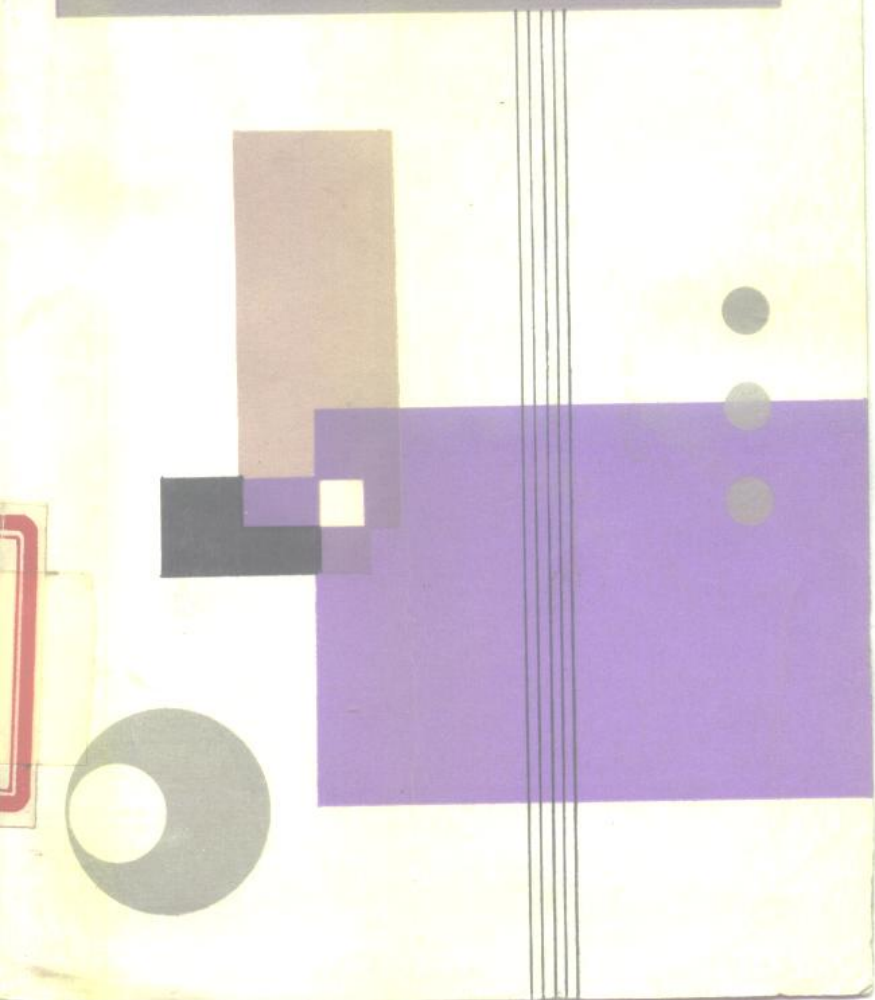


新 知 文 库

# 文学结构主义

罗伯特·休斯著 刘 豫译



# 文学结构主义

---

新 知 文 库 63

罗伯特·休斯著

刘 豫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Robert Scholes  
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新 知 文 库  
文 学 结 构 主 义  
WENXUE JIEGOU ZHUYI

〔美〕罗伯特·休斯著

刘 豫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169,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4.10元

ISBN7-108-00124-1/I·44

# 译者前言

罗伯特·休斯撰写的《文学结构主义》一书于一九七四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出版之前和之后，也有许多有关结构主义的介绍性书籍相继问世。但像休斯的这本书这样专门地和系统地介绍文学各领域内的结构主义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实不多见。

在结构主义形成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之前，人们总是习惯在文学以外寻找解释和评价文学的标准和方法（例如，从作者生平传记、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出发）。因此，历来的文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非文学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诸如此类的非文学性批评方法都是错误的。无论是心理学性质的文学研究（例如，对作品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的研究）还是社会学性质的文学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都已经并将继续在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理解生活、理解人生

方面起着重大的启迪作用，但它们无一例外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不仅仅是对社会、生活、人生、以及作者和读者的各种不同需要所作出的反应，而且是对整个文学传统作出的反应。具体的文学作品只能在文学传统提供的模式内得以产生，但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反过来通过创新修改和丰富这种文学传统。作为一种纯粹文学性质的批评方法，文学结构主义认为，要全面和正确地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我们就必须细致研究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文学性和深入了解具体文学作品和具体文学种类与整个文学传统的关系。正如埃钦鲍姆所说，“文学一历史事实是一个复杂的思维产物，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学性。它的这种特征使得对它的研究只能沿内在一进化的线索进行，才能产生任何成果。”〔见麦杰卡和波莫斯卡合编的《俄国诗学读物》第62页〕在《文学结构主义》中，罗伯特·休斯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结构主义在诗歌、戏剧、尤其是小说领域内从事的研究工作及其已取得的成就。此外，他还探讨了文学结构主义与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科勒律治和雪莱）的联系，以及结构主义世界现在当代小说创作中

的反映。

作为一名美国人，休斯熟悉英美文学传统；作为一名结构主义者，他不仅深谙结构主义的诗学理论，而且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对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与凯洛格合著的《叙事的性质》一书是叙事文学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作为一名翻译家，他不仅将欧洲结构主义者的大批著述介绍给了英美读者，而且由于语言上的方便而能够直接了解当代重要的结构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大都是欧洲大陆学者）的思想。所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力条件使休斯在撰写《文学结构主义》时不仅能够对文学结构主义作准确的介绍，而且能够对之提出内行的批评。尽管我们在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激烈抨击中看到了他的一些偏见，但总的来说，他对结构主义的忠实信仰并未妨碍他看到和指出迄今为止仍然主要是一股欧洲大陆文学思潮的结构主义所具有的弱点和不足。显而易见，他的这些评述对于力图了解这个文学运动和文学批评方法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包括中外文学研究者）将发挥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翻译《文学结构主义》的过程中，杨洋同志作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我的同事王宁同志

也对一些名词和人物姓名的翻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我谨向他们致以谢意。由于本人的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存在着错误和不贴切的翻译,因此,欢迎广大读者对之提出批评和改进性意见。

刘 豫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于北京大学

## 序

当尝试介绍文学中的结构主义时，我感到有必要做一些应该在此申明的抉择。在强调结构主义的文学方面时，我不可避免地忽略了结构主义的其它方面。读者在这里将看不到对哲学、心理学、历史、自然科学或数学中的结构主义的讨论。在已经出版过的专著中，人们可以找到这种讨论，本书的文献附录也将提及这些书。但本书所着重强调的将是文学。因此，我将仅介绍语言学及其它人文和自然科学的一些最基本概念。经常与结构主义联在一起的一些显赫名字——德里达(De-rrida)、拉康(Lacan)、富科(Foucault)——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现象学也将仅在与结构主义相区别的意义上被提及。

如此强烈并近乎排他地专论文学结构主义，其原因既在于我本人的兴趣，也在于我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其他文学研究者的需要的了解。我尤其



希望促进对某些法国批评家的了解，他们的著作在欧洲以外尚未充分地为人所知，但他们的成就已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正在继续扩大。在尝试这样做时，我不得不在牺牲诗歌、戏剧、和其它文学形式的情况下强调叙事文学。我并没有完全忽略其它主要形式（第二章考察了诗歌、第三章考察了戏剧），但应该在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小说在这里得到了比任何其它文学种类多得多的关注。情况之所以会是这样，有许多原因。既然我主要力图将欧洲批评思想介绍给讲英语的读者，所以对诗歌的处理就会带来特殊的困难。众所周知，出于结构主义者所能详细显示的一些理由，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但除此之外，我还必须补充我个人的感觉，即：由于我在第二章中将更全面阐述的那些理由，诗歌也证实（至少迄今为止）比小说更不适合于结构主义批评。

戏剧的情况则相当不同。一些有趣的和显然属于结构主义的戏剧批评已经出现〔例如巴尔特（Barthes）和戈德曼（Goldmann）关于拉辛（Racine）的论著、以及雅克·埃尔曼（Jacques Ehrmann）关于《西那》（Cinna）的那篇出色论文〕。在决定以牺牲戏剧为代价来详尽地阐述我对小说的处

理时，我也许犯了错误——但我的意图是在篇幅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详尽地讨论结构主义者所最广泛、最彻底地处理过的那个文学方面。当然，我也受制于我本人的兴趣和局限性。小说诗学一直是我在文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课题，我把我先前在这个领域内所做过的工作看成一种许可证，它允许我参与结构主义者对叙事的讨论、提出我个人用以取代某些结构主义公式的观点、以及在超出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立场的情况下发展一些观点。我希望，本书的最终价值将既在于它向英语读者介绍了这场欧洲批评运动的主要人物和思想，也在于它通过这种介绍补充了文学理论的某些原则。

在言归正传之前，我还必须对另一处省略表示歉意。尽管我并没有对之加以解释，本书没有包括任何关于结构主义电影诗学的论述。从许多原因来看，这都是一个严重的忽略。结构主义的主要发展之一是被称为符号学(semiology, 或semeiology, 或 semiotics)的一个既相关又独特的学科，它研究一般的指义系统(signifying system)。人类语言是一个指义系统，亦是我们所拥有的最繁杂的一个；但还有其它系统，它们的形式经

常是某种意象研究或某种可作为一种交际形式来研究的社会行为模式。人通过身体语言、衣着式样和许多其它说话和写作之外的方式进行交际。作为包括了这些超语言交际形式的一种研究，符号学已证实理想地适合于讨论电影的意义，因为电影也使用视觉形象、语言、音乐和其它声响传递意义。对于当今的电影研究者来说，不知道符号学就等于是文盲。在把电影符号学者的成就搁置一边时，我当然并不想贬低它们。但这个多义媒介的问题太复杂、电影符号学的牵扯面又太广，所以我决定，与其在这有限的篇幅内粗略地阐述它，倒不如尽可能多地讨论小说，而将对电影符号学的论述局限在文献附录的某些条目上。我还必须加上一点，即在我个人的经验中，电影研究者经常发现，通过形式主义和文学结构主义去接触这个课题要比在缺乏这种知识的情况下去探讨它更容易一些。因此，即使对那些把书面文学当作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但引不起眼前兴趣的专心致志的电影研究者来说，我也希望这些材料会有所裨益。

在提及本书所没有包括的那些结构主义方面时，我只是力图在读者面前表现出一种公正

的立场，既不许愿也不暗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的东西比实际上存在的要多。但我并不想对本书实际论述的那些东西表示歉意。在结构主义中，我找到了一个观念和方法的体系，它强有力地促进了我个人对文学和生活的看法。假如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是要提高对自己及其所处环境的意识，那么，结构主义便有许多东西可以启迪我们。我毫不犹豫地就把结构主义思想的结论推出艺术的范围，将它们用于人类境遇的其它方面。对此，我不做任何辩解。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我希望在此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这个研究项目是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惠特尼·布莱克的建议下开始的。假如没有他的指点和鼓励，本书绝对写不出来。从加利福尼亚州到马萨诸塞州的学院和大学的师生已经读过或听过本书的一些章节或片断，他们的反应经常是批评性的，对我的修改总是起着一种促进和帮助作用。对他们、并对我的同事、学生——朋友——我均表感谢。我同时也对首先印出未经修改的本书初稿的三家杂志的编辑表示感谢，现在他们又准许我对那些初稿加以修改并收入本书。这三家杂志分别是《小

说》(Novel)(爱德华·布洛姆和马克·斯比卡),  
《詹姆斯·乔伊斯研究季刊》(The James Joyce  
Quarterly)(托马斯·弗·斯塔利)和《新文学史》  
(New Literary History)(拉尔夫·科恩)。我还  
希望以高兴和感激的心情提及另外三人的帮助:  
卡奇格·托洛利安在撰写论文中抽出宝贵时间阅  
读了我的全部手稿;简·莱文也同样牺牲了自己  
的时间帮助校稿;乔·安·斯·普特南姆-休斯的  
存在则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

最后,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有未收入  
文献附录的著作,我均在正文首次提到时标明了  
完整的出处。在所有情况下,只要有平装本,我均  
引证出来。译自法文的部分——除非已另外注  
明——均系本人所译,它们和本书中任何事实或  
评价方面的谬误一样,均由笔者负责。

罗伯特·休斯

一九七三年九月

---

# 目 录

---

译者前言 ..... (1)

序 ..... (5)

第一章 什么是结构主义 ..... (1)

第一节 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的结构主义 ..... (1)

第二节 作为一种方法的结构主义 ..... (10)

第二章 从语言学到诗学 ..... (19)

第一节 语言学背景：从索绪尔到雅各布森 ... (20)

第二节 诗歌理论：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  
斯与里法泰尔的超级读者之间的对  
立 ..... (33)

第三章 形式的简化 ..... (63)

第一节 安德烈·乔勒斯的简单形式 ..... (65)

第二节 艾琼·苏里奥的戏剧情景 ..... (79)

第四章 走向结构主义的小说诗学 ..... (92)

第一节 神话研究者：普罗普和列维-斯特  
劳斯 ..... (94)

第二节 俄国形式主义者 ..... (115)

第三节 语义学、逻辑和语法：普罗普的继

|                                |       |
|--------------------------------|-------|
| 承人 .....                       | (141) |
| 第四节 系统和系统建造人 .....             | (183) |
| 第五章 文学文本的结构分析 .....            | (223) |
| 第一节 茨维坦·托多洛夫的阅读理论 .....        | (225) |
| 第二节 罗兰·巴爾特的代码 .....            | (232) |
| 第三节 吉哈德·热奈特的修辞格 .....          | (247) |
| 第六章 结构主义想象 .....               | (264) |
| 第一节 浪漫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诗歌语言理<br>论 ..... | (268) |
| 第二节 《尤利西斯》：一个结构主义透视 ...        | (284) |
| 第三节 当代小说中的结构主义观 .....          | (301) |
| 文献附录 .....                     | (317) |

# 第一章 什么是结构主义

## 第一节 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的结构主义

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显著特点在于知识分解成了相互孤立的学科。这些学科的专门化十分严重，因而似乎难以综合。甚至哲学——人文科学的女王——也走下她的王座，玩起孤零零的文字游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思想家的存在主义都是退却的哲学。语言哲学家们坚持认为，我们的语言与外部世界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对应关系。存在主义者则谈论孤独的人，以及这些人如何与物体、甚至他人格格不入这样一种荒诞的境地。从罗素的逻辑原子论到萨特的恶心，分解的倾向统治了本世纪前五十年的知识界。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这种状态进行了协调一致的对抗：例如，乔治·卢卡契是一个



传统的人道主义者，他对“现代主义”哲学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存在主义者试图使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的各种努力有着众多的联系。（关于萨特这个最灵巧的适应者，本书在后面将详述。）在这些批评中，最深刻有力的就是那个有着科学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有机体系”与

一系列“发现”的混乱相对应，这些发现是相对论物理学、量子物理学、弗洛伊德主义、人类学、遗传学、心理—生理学。这些发现全都基于排他性的假想，并且相互矛盾或彼此不屑一顾。〔《现实：资产阶级哲学研究》(Reality: A Study in Bourgeois Philosophy)纽约，一九七〇，第31页〕

考德威尔认为，人类需要一个“有机的体系”，去统一现代科学并使世界重新适合人的生存。我要指出的是，结构主义便是对考德威尔意义上的这种需求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当然，这是个具有宗教性质的需要。人的定义可以根据这样一点得到描述，即他坚持要有一个可信的信仰，不管其可信标准是什么。对考德威尔来说，马克思主义填补了这样一种需要。今天，在我们许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随意性太多了，太相信历史，而